

阿桑走了

八十六年十二月七日清晨

三點多，電話鈴在靜寂的空氣中突然響起，不禁令人哆嗦，心想一定有道親出事了，詹兄（外子）匆忙去接藍點傳師的來電。原本已醒來的我，靜靜地等待詢問情形，詹兄回房後，嘆了一句：人生無常。後學一再追問，他卻不答；後學試著問：「是不是阿桑？」他反問：「怎麼啦！」因為後學想起，在電話鈴響前曾夢見阿

桑回來了。一直到天亮，詹兄才告訴後學，「阿桑走了！」

寒風颯颯，「暖暖」的冬天是多雨的，拉緊了衣領，踏入大廳，阿桑安詳地躺著，面色有點紅潤，軀體柔軟如棉，近日來的水腫也消了，就像在熟睡中一般，一炷炷的清香，代表了內心無盡的感謝與懷念。相信到過天定堂的前賢們將和後學一樣，永遠記得這位白髮蒼蒼，身材嬌小但嗓門卻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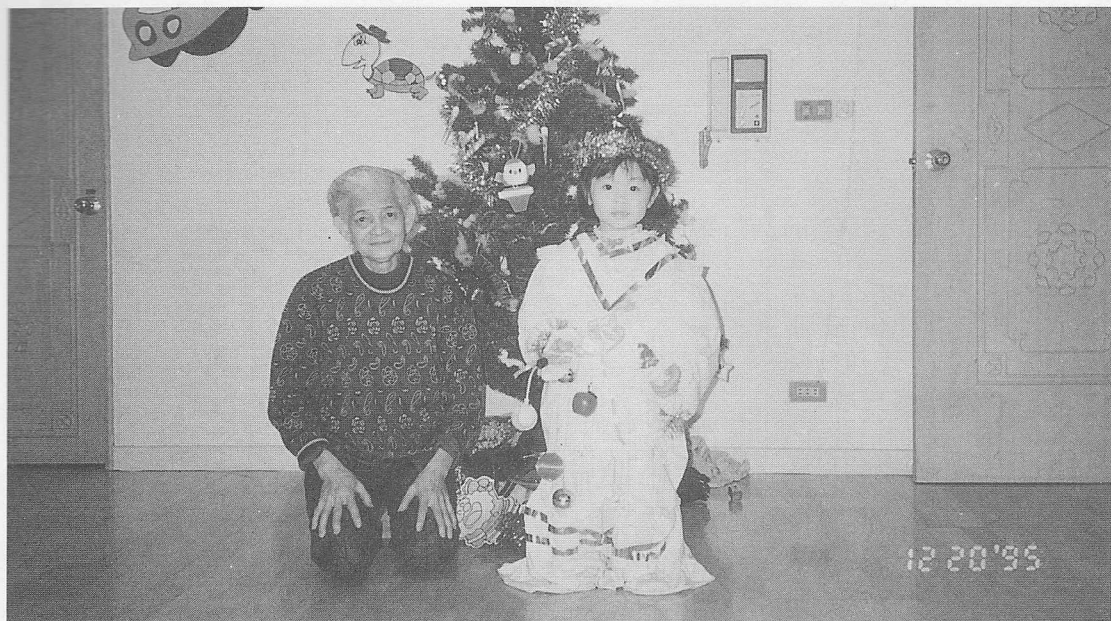
亮，熱心服務的阿桑。

礦工出身的阿桑，看來瘦

小，但是動作敏捷、俐落；六十歲到天定堂以後，才開始學道，慢慢地學習吃素，練習禮節，雖然認識的字不多，但是一片誠心與毅力，不論燒香禮、獻供禮或辦道禮都背得滾瓜爛熟，連年輕人都自嘆不如。遇到家裡有開班時，她一定燒好熱騰騰的茶水，準備好毛巾，迎接道親們的到來，並坐在



◎林甘甘



△慈祥的阿桑對小孩還真的有一套！

四樓的飯桌旁招呼學長「呷飯啦！」

她對家裡的大小小照顧有加，或許是天生的責任感使然，她成爲家裡的定時鬧鐘，只要誰隔天有事必須早起，請她幫忙叫起床，絕不會誤事。每天清晨五點鐘起床，幫忙小朋友們準備便當，然後再到樓上打理中堂的裡裡外外，很喜愛種花的她，只要一放假或請假，不在天定堂時，一定打電話來吩咐澆好花木，佛桌上更常有她親手採下的香花，對菩薩的真誠，可敬又可愛。

開班時，偶爾累得打盹，但絕不缺席，而且開班日期記得一清二楚，還常常打電話提醒道親記得來開班。每當週日青年班時，不管有無烹飪組人員來，她一定坐鎮廚房，指揮一切，讓學員們能夠有豐盛的午餐。全心全意奉獻給這個家

、這些道親。聽阿桑家人說，她回到基隆暖暖家中養病時，還一直惦念著要回到台北來，回到她的家來。在天定堂十多年間，她看著一代接著一代的成長，似乎把每個新到來的生命看成她自己的責任，後學坐月子期間，還是她每天幫後學的女兒洗澡，七十多歲的她，對小孩還真的有一套！

阿桑自有她個人的生活哲學，偶爾她喜歡一個人跑去中正紀念堂看整點的憲兵交接，看升降旗典禮，偶爾喜歡看看連續劇，很喜歡熱鬧的她，還會大老遠跑去看花燈展呢！而今，阿桑親手種植的花木依然在天定堂盛開著，她本身則羽化爲一縷靈光到 上天老中那兒當辦事人員了。（據阿桑女兒說，火化時，見一縷白煙飄向空中）。阿桑真的走了，但我們永遠懷念、永遠感謝她！